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二

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凡二十七年

未丁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夫餘寇

玄菟。○夏四月羌寇三輔。○五月地裂。○是月晦日

食。○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

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

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

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

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

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

佐尚書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

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

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

道守臣文堂

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土福至實  
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  
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  
肅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  
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范滂曰  
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  
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  
負皇天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  
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  
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  
終身滂往候霍諤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  
邪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  
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  
吾禍也遂道還初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多至百  
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  
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

衆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  
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秋八  
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  
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太守欲

上之郡吏傳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大水海溢○冬十月羌寇三輔  
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與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  
故不果拜董卓為郎中卓

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臨朝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  
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遣使  
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  
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

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  
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申戊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

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  
未立諸尚書畏懼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乎諸  
尚書惶怖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  
皆起視事  
段熲擊東羌於高平大破之以熲為破羌將軍初熲  
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  
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曰東羌降於皇  
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  
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虜人畜疲羸有自亡  
之執欲更招降坐制疆敵耳臣以為為狼子野心難以  
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  
內路無險折而父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  
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  
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癘疽伏疾留滯脅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  
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  
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上  
伏計未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  
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

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  
許之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  
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眾皆恐熲乃令軍中長  
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  
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  
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  
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美賜錢二十萬以  
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  
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夏五月朔日食○六月

大水○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

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

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  
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  
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  
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太后以  
賜融以是敬之

特封之蕃 固讓不受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  
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  
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  
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  
之筭而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  
警言與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  
傷和致死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冢禍  
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樹歲  
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  
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  
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今傍郡戶口單少  
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  
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  
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  
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  
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  
不失 權便 秋九月太傅陳蕃太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

### 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

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  
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  
母趙婕妤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  
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  
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  
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  
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  
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因一石顯況  
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  
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  
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  
與政事任重權子第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  
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  
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  
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  
白誅節等太后允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  
所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

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  
 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  
 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  
 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祈  
 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  
 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  
 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  
 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  
 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  
 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  
 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  
 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踴躍  
 趙婕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  
 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  
 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  
 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  
 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  
 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  
 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

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  
 寺獄即日殺之時張負徵還節等以負新至不知本  
 謀矯制使負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負合  
 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官省  
 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  
 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  
 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  
 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  
 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  
 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  
 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  
 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  
 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  
 胡騰殞歛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  
 為已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負遷大司農  
 封侯負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楊氏曰曹節王  
 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  
 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  
 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允豫也張負北  
 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

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

鮮卑滅貊寇幽并。○烏桓稱王。烏桓大人上谷難樓

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

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

王。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以其兄

子重為五官中郎將。○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

雨雷雹詔公卿言事。張與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

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

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

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

得從也。與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

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

日得出以俸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

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

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

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宰重

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

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

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

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

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

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

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六月以劉囂為司空。囂素

常侍故致。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為新豐

侯。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

侯。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於是進營去

羌所屯四五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

之。羌衆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

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

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三千人上  
東山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  
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  
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  
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司馬公  
曰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  
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  
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  
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  
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  
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  
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  
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  
雖華夏之民亦將蠶起而為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  
紀明之為將雖克捷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  
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

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

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  
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  
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  
敷為入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  
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  
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  
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  
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十  
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  
昱程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  
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  
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  
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  
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  
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



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遺教慨然曰本謂膺賢遣  
 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  
 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  
 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  
 獄縣令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  
 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  
 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  
 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  
 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  
 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  
 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云邦國殄瘁  
 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至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  
 否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  
 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  
 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  
 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  
 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遠伯玉耻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  
 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

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  
 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  
 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今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  
 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及黨禁解  
 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已作空汗良  
 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焉乃自剪須變形入  
 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炊煙炭形貌毀瘁積  
 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  
 弟奈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  
 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太尉袁安子敞為司  
 空孫湯復為大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至  
 是逢為司空隗亦顯官中常侍袁赦以逢隗相家與  
 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  
 與他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輳術  
 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闕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  
 隗數饋之無所受闕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  
 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  
 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闕欲

長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  
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初范滂等  
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  
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  
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陽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  
惟黨錮之禍司馬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  
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  
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  
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  
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是月晦日食○鮮  
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 甲寇并州

庚戌 三年春三月晦日食○徵段熲為侍中  
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  
暮寢與將士同甘苦故  
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唯黨人不赦二月地震海溢○三月

朔日食大疫○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冬十

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  
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

今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究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  
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 鮮卑寇并州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  
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

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  
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

氏曰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  
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祭於墓

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舉蔡邕三月太傅胡廣卒廣  
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與

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  
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

道于君臣之堂

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謹愨常遜言恭夏宦者  
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侯覽有罪自殺覽為長樂太僕坐專權六月大水○

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竇太后母卒於

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

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

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

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

興而起擣極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

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

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

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

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

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

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害恭

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

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

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

黜母臣無與君宜合葬

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

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乃四出

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冬十月殺渤海王惲初渤海

丑癸

鮮卑寇并州

二年春正月大疫○夏六月地震○秋七月以唐珍

為司空珍中常侍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是月晦

日食

甲寅

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堅富春人召募

精勇得千餘人助州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

乙卯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

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夏四

月大水○鮮卑寇幽州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

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

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

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

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

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

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

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

以未制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

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不從司馬公曰叔向有言

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

丙辰

五年夏益州夷反○大雩○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

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

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

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

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

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以六月螟

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丁巳

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

坐嚴酷徵請廷尉帝以球前為九鮮卑寇三邊○以

江太守討賊有功特赦之拜議郎

黨人禁錮五屬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

室左右大猷者也而又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

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

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監軍

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

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鮮卑寇幽州

道子居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二

崔

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子者數十人詔皆除為太子舍

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間熹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

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

等擊鮮卑敗績

出塞擊之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乃請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以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感國之患則可矣豈與虫蝮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

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  
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  
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  
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檻車徵下獄贖爲  
庶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  
破之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母道經柳城值鮮  
甲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  
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  
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  
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  
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時  
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  
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  
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  
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  
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  
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戊午  
光  
和  
元  
年  
春  
正  
月  
合  
浦  
交  
趾  
烏  
濟  
蠻  
反  
○  
二  
月  
朔  
日

食○地震○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勅州郡

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  
與爲列焉既而詔爲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  
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俛眉承  
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  
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張顯爲太尉侍奉之

弟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六月有黑

氣墮温德殿庭中氣如龍長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

庭中今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

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以便辟之性受不次之寵而

令縉紳之徒委伏賦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

行委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  
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  
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  
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繁

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

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賜乘之子也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祇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璿雜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諛諛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趙瑄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廷尉郭儉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人之離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八月有星孛于天帝○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得免

殺之

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懼妃王甫恐后怨之因

室以憂死父豐

是月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

及兄弟並被誅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勅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不悅曰卿疆項真揚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震曾孫也

鮮卑寇酒泉

初開西

未巳

二年春大疫○太尉橋玄罷

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

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追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

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

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實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推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虎發之虎賜之子也球奏甫頗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父子悉死杖下頗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及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執復盛郎中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

不如言願受湯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強清

鑊之誅不報忠奉

公帝以眾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

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

刺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

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

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成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勲烈獨

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

而不用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祿長和海上言禮

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乖中郎將

張修殺匈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冬十月殺司

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初郃兄侍中

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為

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



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節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節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申庚

三年夏四月江夏蠻反○秋地震○冬有星孛于狼

孤○鮮卑寇幽并○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后本

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辭故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醜殺美人帝怒欲廢

后中官固請乃止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

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

甲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

與百姓共之無害於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璇政也帝悅遂為之

酉辛

擊破之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

尾又為兵車專擊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

散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驥殿丞以領之時豪右

百萬匹至二夏交趾梁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六

月雨雹○秋九月朔日食○鮮卑檀石槐死子和連

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作列肆於後宮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

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

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好為私穉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彊

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  
行之財調廣民因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蔽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但受奏御受試任用責  
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尚書舉劾下庭尉案罪於  
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  
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  
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  
肯空自勞苦  
平書奏不省

成壬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劼

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  
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  
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  
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劼濟諸坐徵者  
悉拜議郎二月大疫○夏四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太  
微○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守降之板楯蠻寇亂巴郡連

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  
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  
永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  
倚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  
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  
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陳寃州郡不為通理  
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謀  
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  
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八月起四百尺觀○冬  
曹謙遣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帝校獵上林苑○以桓典為侍御史典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

馬京師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亥癸

六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溢○五原山岸崩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

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  
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

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  
 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勅  
 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  
 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  
 議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  
 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  
 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  
 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  
 萬人以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  
 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  
 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勅諸方一時  
 俱起皆著黃巾為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  
 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  
 天下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赦黨人遣中郎  
 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

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廩馬  
 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

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  
 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  
 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  
 朱儁討潁川黃巾嵩規之子也

向栩郎中張鈞  
 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

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  
 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臺高則百姓虛  
 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謂奉事發上詰責諸常  
 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  
 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  
 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  
 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  
 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  
 左右讓誣栩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  
 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  
 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  
 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

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中道收掠死獄中夏四月太尉楊賜免中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謙擊黃中

袁秘功曹封觀等七人以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朱儁與賊波才戰

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勅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

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賊大戰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

陳國黃巾皆破之二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

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顛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

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顛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

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

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賊汗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

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

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

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

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燬功當封忠

諫之帝猶識燬言不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之罪然亦竟不封也

平之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

遣中郎將董卓代之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

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

減死一等秋七月巴郡張脩反脩以妖術為人療病遣卓代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

聚眾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角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眾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

戰至晡時破之斬梁獲首三萬溺死五萬人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嵩能温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

舍軍士皆食爾乃先零羌及凉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嘗飯故所嚮有功

反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

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凉州從事蘇正和案致

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

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

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殺數十萬勳諫之昌怒使與從事

別屯河陽以拒賊欲以軍事罪之而勳戰輒有功至是羣盜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勳

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從事懼而從之勳至請讓羣盜乃解圍去勳

遂救校尉夏育於畜官為羌所敗勳餘眾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扞眾曰蓋長史賢

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羣羌服其義勇送還漢陽朱儁擊南

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

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眾復奉孫夏為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郡數千人

論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

五乙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

故官旬日間復以它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塚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

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黑山

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賊褚燕降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

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討司隸綠城雷公浮雲白雀

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蝮之徒不可勝

數張牛角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部眾寢廣殆至百

萬號黑山賊河北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

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三月以崔烈為司徒時三公

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

名譽然亦先輸貨財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

錢五百萬故得為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

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

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

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

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

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

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

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夏四月大雨雹○六月封宦者張

讓等十三人為列侯以計張角功也秋七月螟○八月罷皇

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温代之皇甫嵩之計張角也過

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

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

董卓為破虜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初賜既免

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帝閱故事

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陶上疏陳入事大較言天下

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張温擊凉州賊邊

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張温將兵十

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

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  
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  
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温又  
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爲立堰以捕魚  
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  
屯扶風温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温責讓之卓應對  
不順孫堅前耳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  
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  
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  
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  
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  
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  
損威刑於是是在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  
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  
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  
千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

丙寅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遣使就拜張温爲太

尉三公在外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

金吾甄舉謂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  
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  
延致殷勤於傅熨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  
得也熨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  
熨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脩南宮鑄銅人帝使繕玉堂鑄四銅人四鍾又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丁卯

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爲

車騎將軍苗進之弟也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

遂圍漢陽太守傅熨與戰死之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

道行居文堂



圍隴西京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  
 通姦利士民怨之傳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  
 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  
 賞必罰賊謂我怯羣爭執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  
 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  
 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子幹  
 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  
 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  
 燮慨然嘆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  
 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  
 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  
 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  
 乎燮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諡曰壯節  
 侯耿鄙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 漁陽張舉張純反  
 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烏桓大人  
 故中山相張純與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  
 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校尉太守眾至十餘萬屯  
 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 冬十月長沙區星  
 書州郡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

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前太丘長

陳寔卒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

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

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寇太原河

東○屠各胡寇并州殺刺史張懿○以劉焉為益州

牧劉虞為幽州牧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

人所致宜改致牧佐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侍中董

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刺史

卻儉賊斂煩擾謹言遠聞而取鄙張懿皆為盜所殺

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

辰戊

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

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大

水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

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

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會帝欲北

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

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

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

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

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

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

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西園八校尉

曹操趙融馬芳夏淳于瓊等七校尉

皆統於碩帝自黃中之起留心戎事碩壯

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青

徐黃巾復起○講武平樂觀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

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

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

蓋勳曰吾講武如是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

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黷武耳帝曰

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

巳巳

六年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

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

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

未易可拔王國雖彊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

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

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  
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  
有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劉虞到部

早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  
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虞罷諸屯兵但留公孫  
瓚將萬人屯右北平三月純客殺純送首於虞瓚  
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夏

四月朔日食○即拜劉虞為太尉○遣太將軍進討

韓遂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

兵須還而西 帝崩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

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

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  
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然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  
會疾篤屬協於蹇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  
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目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

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 以袁隗為太傅與

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進既秉

碩圖已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  
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桀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  
智謀之士何顯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  
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  
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 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

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崩驃騎將軍董重與何

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  
后忿詈曰汝今勸張怙汝兄耶吾勅驃騎斷何進頭  
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交  
通州郡辜較財利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

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 葬文陵何進懲

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葬文陵何進懲

謀稱疾不入陪 大水○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

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

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袁紹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

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而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為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太后以為然迺又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烘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

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次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惶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士卒戀臣畜養之恩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嵩從子勸說嵩曰大人與卓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何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使騎都尉鮪信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

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侍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大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即為詔以樊陵為司隸許相為河南尹尚書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

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復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窓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史士能為報讐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與進無須而誤死者進省內讓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郎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日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兵卒至恐怖流涕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且自以與董卓太后同族而王為后所養遂有廢立之意是

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步騎不過三千幸四五日輒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并其眾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弒太后何氏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縣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

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取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遂逃隱於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除公卿子弟為郎補宦官醜殺之公卿以下不布服

侍殿上○即拜劉虞為大司馬○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郤侯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冬十月葬靈思皇后公卿會葬素衣

而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

處為司徒荀爽為司空初尚書周處城門校尉伍瓊

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

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

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

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卓又以

韓馥為冀州牧劉岱孔伉為兗豫

刺史張邈張咨為陳留南陽太守

以袁紹為勃海太

守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放兵剽虜妻略婦女不避

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

氏齒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

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

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

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南陽操變易姓名

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

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

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

庚午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

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

岱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

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表術屯魯陽眾各數萬豪

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

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卓弒弘農王○卓奏

免太尉琬司徒處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

尚書周處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

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

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

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表本初公卿子

弟生長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

談高論虛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

意

意

意

意

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也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表河南尹朱儁為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卓大會公卿議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恣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皇恐謝罪

**卓徵蓋勳為議郎皇甫嵩為城門校尉**蓋勳為京兆尹左將軍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

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

**三月卓遷都長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還**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

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死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

**史**孫堅起兵殺荊州刺史王叡前至南陽已數萬人

陽太守張咨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

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

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



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  
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  
兵見其整不以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  
敢攻而還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  
盛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  
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  
暴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君誅其  
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  
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  
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  
陽鎮撫郡縣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  
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  
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  
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  
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至滎陽遇  
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彼創從弟

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  
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  
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  
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  
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  
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  
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耻  
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項之酸棗食盡眾散  
劉岱殺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  
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  
每望寇奔北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于雲出  
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項之

**夏四月**  
病卒表紹使廣陵功曹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以劉虞為太傅**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  
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  
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  
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  
虞皆收視温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

是拜太傅而道路  
壅塞命不得通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  
危社稷其所舉辟皆

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  
卓壞五銖錢更鑄

小錢屬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  
省孝

和以下廟號  
初孝和廟號穆宗  
孝安號恭宗  
孝順號

皆省去  
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度到官以法誅滅郡

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  
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

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  
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未辛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  
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

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  
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

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而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  
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  
公義以拒之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王上蒙塵吾被  
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

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汗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  
制封拜復不聽欲犇匈奴

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卓自為太師  
位居諸孫

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

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  
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

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  
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受浸潤

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跋躅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  
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

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  
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却屯澠池堅進至雒陽

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  
兵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

道子居改定  
通鑑綱目卷廿  
三

能為也惟孫堅小驚頗能用入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夏四月卓至長安卓至長

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六月地震○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

州事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

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紹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

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

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眾孰與袁氏馥曰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

也諲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

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

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恒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

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

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從事皆棄馥去獨武純杖刀拒紹紹皆殺之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

諸將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諲皆為謀主紹又以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嘗為馥所不禮於是發兵圍馥第收馥大兒折其兩足紹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去依張邈後紹使至與邈耳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鮑信語馥謂圖已遂自殺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

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卓以

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張楊為河內太守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冬十月卓

殺衛尉張溫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黃巾

寇渤海校尉公孫瓚擊破之○公孫瓚攻袁紹以劉

備為平原相劉虞子和為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

和公孫瓚亦遣其弟越以騎詣術教術執和奪其兵

虞瓚由是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疆大

袁紹袁術亦自相離二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

周昂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

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

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公孫瓚怒

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

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

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

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

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

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

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思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瓚

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

下訕訕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

所在不為忽表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袁術使

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初袁術得南陽戶口數百

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

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

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

出發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

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河南尹朱雋

堅喪表義而許之術由是不能勝表

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初董卓入關留雋守雒陽而雋

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劉焉殺漢中

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皆有所給

太守斷斜谷閣

馬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

焉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焉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

帝使璋喻焉馬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公孫度威行海

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

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

而擲之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

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

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

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

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

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

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

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潜龍以不見成

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

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

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

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

申壬

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雋於中

牟破之遂掠潁川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顯

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

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

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至催汜既破中牟遂掠潁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

敗之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

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

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  
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  
將騎助岱及瓚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勅方若岱  
不遣紹家將騎還岱問程昱昱曰棄近援而求遠助  
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瓚非紹敵終  
為所禽岱從之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夏四月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

奮威將軍共秉朝政董卓以其弟晏為左將軍兄子

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  
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築塢於郿高  
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  
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  
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  
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  
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  
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  
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

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  
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  
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  
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  
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  
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  
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  
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殺暴卓  
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  
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萬斤銀八萬斤錦綺  
奇玩積如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  
假節儀比三公封温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  
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  
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  
首刑足繼成漢史大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  
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  
誅之無乃夫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  
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  
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誅

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  
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  
黃門侍郎荀攸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  
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垂就  
而覺收繫獄 **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  
會卓死得免

**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寇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  
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  
若畜士眾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

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  
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

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收之資之  
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

領兖州刺史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  
賞罰承間設奇書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

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  
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

尚奔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 **吕布走出**

**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  
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

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  
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

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  
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

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  
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

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  
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

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  
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

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李  
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救不得傕等益懼欲各

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  
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

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  
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

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  
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道平居及堂

引催衆入城放兵虜掠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  
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  
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  
侍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  
以國家為念太常種拂戰死催汎屯南宮掖門王允  
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  
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  
敢為逆也請事畢請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王允  
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催等收司隸黃琬  
殺之王允以宋翼為馮翊王宏為扶風催等欲殺允  
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  
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  
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  
誅董卓今若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  
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催收允及  
翼宏并殺之屍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官  
收葬之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  
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催等購求  
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之  
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司馬公曰易解勞

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  
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秋七月遣太傅馬日

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九月李催郭汜樊稠張濟

自為將軍催汎稠笮朝政以馬騰為將軍屯郿董卓入關

召韓遂馬騰與圖山東至會卓死冬十月以劉表為

惟等皆以為將遣遂還留騰屯郿荆州牧○曹操遣使上書

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

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

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

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請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

西至長安揚不聽董昭說揚曰袁曹雖睦勢不久羣

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宜通其上事并表薦  
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揚從之昭乃為操作書與催  
汎等致殷勤催汎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曰方  
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  
其忠欵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汎從之繇皓之曾



也孫徵朱儁為太僕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  
也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  
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范曄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  
將之略當倉卒之時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  
諫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  
終乎

西癸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

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向為

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

刺史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

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三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

毒等共覆鄴城○以陶謙為徐州牧徐州治中王朗

使奉貢故有是命仍夏六月大雨雹○華山崩裂○

袁紹擊于毒左髡丈八等皆斬之○秋曹操擊徐州

陶謙走保邳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

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

城大戰謙敗走邳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

剡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冬十月地震○有星孛

于天市○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虞與瓚

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

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

薊城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時

費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

戰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

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

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

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

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歸葬之  
 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  
 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  
 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  
 選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  
 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  
 哭泣而去疇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  
 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  
 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  
 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  
 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疇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  
 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  
 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  
 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  
 其父老曰今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  
 之恐非父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  
 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誣訟者隨輕重抵  
 罪重者至死凡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與  
 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  
 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

納令不  
 為寇  
 十一月地震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三

起甲戌漢獻帝興平元年盡凡十五年

興平元年春正月帝冠○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為靈

懷皇后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

人追上尊號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陶謙

於田楷楷與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領豫州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夏四月曹操

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

拒操操還攻之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

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

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

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充

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  
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  
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  
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  
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以  
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  
兖州牧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  
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  
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  
州鎮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  
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  
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  
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  
動降者言官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或謂昱  
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  
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  
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  
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  
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麤中少親剛  
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

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  
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  
涕許之遂殺汎疑勒兵自守○徐衆曰允於曹公未  
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  
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  
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  
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  
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  
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  
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五月將軍郭汜樊稠並開  
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府如三公○六月分涼州置雍州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  
求別置州詔以邯鄲商爲雍州刺史京師地再震○是月晦日食○秋

七月以楊定爲將軍開府○自四月不雨至于于是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  
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

道平晉文三  
道平晉文三  
李

乃杖汶五十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

還走鄆城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

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曰虜來十步乃白曰

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

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

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

去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

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

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

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兖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

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

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劉馬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劉馬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天火燒縣竹城劉馬徙治成都疽發背而卒州大吏

趙韜等貪焉子璋温仁共上以為刺史詔以為益州

牧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公路四世五公海內所歸

今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曰公路

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

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

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

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

天與不取悔不可馬日磾卒於壽春初日磾與趙岐

追備遂領徐州馬日磾卒於壽春

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日磾嘔血而死

表孫策為懷義校尉初孫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

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

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

道南太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

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

志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從兄賁為都尉策往

見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

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舊

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

還其父兵謂曰丹陽精兵之地可往召募策遂迎其  
 母詣曲阿依舅氏召募得數百人為涇縣大帥祖郎  
 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  
 還策拜懷義校尉許以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  
 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謂曰今若得康廬江真卿以  
 有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

劉繇為揚州刺史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用為揚  
 州以袁術已據壽春欲南渡江吳  
 景孫賁迎置曲阿久之繇以景賁本術所置迫  
 逐之景賁退屯歷陽繇遣將屯橫江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即拜袁紹為右  
 將軍○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董卓

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  
 之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矜功爭權備以稠  
 勇而得眾忌之請稠會議於坐殺之由是諸將轉相  
 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  
 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  
 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

司農朱儁等十人以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為質儁憤懣發病死

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郭汜議攻李傕楊彪曰

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  
 家吾豈求生邪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以御物與之  
 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帷  
 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  
 皆有饑色帝求米及牛骨以賜左右傕以臭牛骨與  
 之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  
 為睚眦之隙以成干鈞之讎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  
 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  
 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止閏月帝使  
 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傕汜鄴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  
 傕不肯曰君觀吾方略士眾足辦郭多否多又劫質  
 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鄴曰近者董公之強將軍  
 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此有勇而無謀也今汜  
 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  
 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惟呵之

出酈詣省門白催不肯奉詔辭李催自為大司馬○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

雍丘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

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

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

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

關中河內也而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

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

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

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

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

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

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

易小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

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

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

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復發大

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

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

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

常外然之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

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李催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

叛去催眾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催汜遷乘輿權

南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為其下所殺○冬十月以

曹操為兗州牧○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催汜合

追帝至陝帝度河入李樂營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

子幸楊奉營東至華陰將軍段熲具服御資儲欲上

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定黨言熲欲反楊彪趙溫劉

艾皆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之帝疑之定將與

奉承攻熲請帝為詔帝曰熲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

令朕有詔邪因請弗聽奉等乃輒攻熲營不下熲供

給御膳稟贍百官無二意詔和解之定等還營李催

郭汜聞定攻熲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單

騎亡走荆州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催汜合車

駕遂幸弘農濟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承奉軍

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乘輿御物符策典籍略無

所遺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

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

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共擊催等大破之車駕

發東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曰

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

哉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

滿百人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

以為河道險難乃使樂夜渡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

卿步出營皇后伏德扶后御船同濟者楊彪以下

人負米貢餉上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

以錐畫之乘輿至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

韓融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百官歸宮人已而糧盡

張楊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

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

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

州城麤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

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曰

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

起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

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

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  
 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  
 拔囚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  
 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  
 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  
 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  
 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關所向皆破莫  
 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  
 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  
 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  
 曲阿繇使太史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  
 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擊得慈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散繇兵敗  
 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  
 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  
 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  
 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  
 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  
 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

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  
 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  
 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  
 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  
 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  
 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  
 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  
 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  
 不在我乎劉繇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貴策之所  
 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  
 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  
 必相救濟

**劉繇攻豫章竿融走死以華歆為太守**  
 陶

謙以竿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  
 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  
 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  
 計及曹操擊破陶謙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太守  
 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  
 大掠走依彭城相薛禮於秣陵復殺禮又詐殺豫章

太守朱皓而領其郡劉繇討之孫策遣其將朱治據  
融敗走死詔以華歆為太守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  
雍丘

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張超在  
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

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  
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

守徒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  
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

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  
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

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亮請  
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

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  
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

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  
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

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城

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  
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

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  
以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

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  
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

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  
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茲威惜洪力劣不能

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  
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

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  
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

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為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  
二烈士

之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恃其才力不恤百姓  
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有材秀者必抑困

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者自以職分當  
買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

道守臣文堂通監綱目卷之三

姓怨之劉虞從事鮮于輔等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斬之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為樓其上以鐵為門專與姬妾居踈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白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丙子

建安元年春二月脩雒陽宮

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宮五月

是諸將更相疑貳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五月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

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

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

邳許助以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

將吏家口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術戰又敗饑餓困

蹶請降於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

州刺史與并執擊術使秋七月帝還雒陽楊奉韓暹

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張楊謂諸將曰天子

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楊當出扞外難遂還

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留宿衛時宮室燒盡

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以下

自出採稻或饑死牆壁間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

書事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

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

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

赴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

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

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造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必須眾賢以清王執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人為列侯

**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歧望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

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冬十月曹操攻楊奉走之**  
奉自梁欲邀

之不及操征奉

**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

奉南奔袁術

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

**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祭酒**  
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

薦其從子攸及穎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

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辛評郭圖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蓋行乎二人不寤嘉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以孔融為將作大匠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譚既破融募民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募民屯田許下州郡竝置田官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

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羸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抵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袁術畏呂布乃為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

曰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困故來救之靈等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煥茂才至是為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布大怒以

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  
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取將軍之言彼誠  
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  
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  
將軍可乎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眾歸荊州  
布斬而止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攻穰城中流矢死荊州官  
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吾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皆歸  
心焉濟族子繡代領其眾屯宛初帝既出長安賀詔  
徃依段熲至是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詔徃見  
表表以客禮待之詔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  
多疑無決劉表立學校作雅樂自保境內無事學士  
無能為也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  
郎杜夔作雅樂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  
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杜夔繁欽避亂  
荆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夔前之曰吾所  
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為  
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

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爾衡少有才辯  
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操衡罵辱操操怒曰爾衡  
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  
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  
祖性急送衡與之後衡眾辱祖祖殺之

丑丁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曹操討張繡軍于清水繡舉眾降操納張濟之妻繡  
恨之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諸軍大  
亂平虜校尉于禁獨整眾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  
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詰操禁既至先立營壘  
不時謁或謂禁宜促諸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  
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  
陳其狀操曰清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  
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封  
益壽亭侯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袁紹與操書  
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  
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疆

道守居及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孫

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討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

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千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袁術稱帝。

### 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以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或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

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遊術質其子而以書召之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蝗○以呂布為左將軍

布擊袁術兵破之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

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眾為內應始

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昏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布後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



數乎不能知其  
忠而不知從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  
初陳王寵有勇善  
射黃巾賊起寵治  
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駱俊素有威恩鄰  
郡人多歸之有眾十餘萬袁術求糧俊拒絕之術遣  
客詐殺俊及寵  
陳由是破敗  
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

月曹操擊袁術走破之  
曹操東征袁術術棄軍走留  
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

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  
許褚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

都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  
楊彪與袁術昏姻曹  
操惡之奏收下獄劾

以大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  
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

公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  
可得言不知乎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荀彧皆

屬寵勿加考掠寵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曰楊  
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

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  
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

禍以金尚子瑋為郎中  
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  
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

尊秉旄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聖上哀矜未  
忍追棄不宜加禮朝廷從之尚喪至詔百官弔祭拜

其子瑋  
為郎中劉備誘楊奉殺之  
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

才皆為人所  
殺李樂病死

三年春曹操復擊張繡  
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疆  
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

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夏四月詔

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曹操引兵還五月劉

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  
初袁紹每得詔

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溼雒陽  
殘破宜徙都郵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

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  
內此策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

道行居汝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并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

**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彧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

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水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心共守知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爲之執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彧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二月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

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兖州亂翕暉皆叛亡命投霸操語備令霸送二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以翕暉為太守陳登以功加以劉備為左將軍備從操還許操表以伏波將軍為左將軍禮之愈重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策

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謂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揚州士衆萬餘人欲奉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謂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果如期而慈反謂策

卯巳

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僮芝自擅廬陵番陽別立宗部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袁紹攻公孫瓚圍之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釋憾連和瓚不荅而增脩守備忽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知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眾日蹙

**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黑山帥張燕率兵救瓚瓚密使人齎書使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乃悉縊

**詔漁陽太守鮮于輔都督幽州**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為單于**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袁紹攻公孫瓚蹋頓助之紹承制皆賜以

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諸部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以董承為車騎將軍○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術既稱帝滌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復為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袁譚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歐血死術從弟胤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袁

益驕貢御稀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彊眾以伐曹操易

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  
 憑疆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  
 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  
 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  
 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  
 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  
 公今日之疆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  
 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  
 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  
 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  
 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許攸智士  
 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土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  
 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  
 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豐剛  
 而犯上攸貪而不治配專而無謀紀果而自用此數  
 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  
 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冬十一  
 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 月張繡來降

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  
 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

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謂詡  
 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疆曹弱又  
 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  
 公奉天子以今天下其宜從一也紹疆盛我以少衆  
 從之其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  
 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  
 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十一月繡率衆降復置鹽官  
 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

### 徙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  
 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

諸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  
 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疆終不能  
 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  
 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  
 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  
 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  
 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

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  
 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  
 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  
 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  
 本弱敵之利也或曰白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  
 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  
 操從事中郎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  
 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  
 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  
 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以附  
 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  
 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  
 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  
 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能上  
 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  
 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  
 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  
 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疆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  
 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

以爲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孫策襲  
 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

遣從弟備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備召勳使  
 襲之孫策惡勳兵疆僞岬辭以事勳請出兵以爲外  
 援劉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  
 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  
 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皆逃了無所得時  
 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與周  
 瑜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撫視之及其部曲三萬  
 餘人攻勳破之勳北歸許策收其餘兵得二千餘人  
 及船千艘遂進擊祖劉表遣將來救策與戰大破之  
 獲船六千艘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楸丘謂虞翻曰  
 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  
 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  
 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常懷  
 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  
 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

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  
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  
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  
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檄立明日日中迎檄不  
至者與君辭矣歎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  
軍歎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  
幼雅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收載劉繇  
喪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魏之風又失王  
臣匪躬之節撓心交臂位奪節墮咎孰大焉○功曹  
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  
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  
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  
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曹操復屯官渡○劉備起兵徐

州討曹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  
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  
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  
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種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  
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

縣多叛探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  
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  
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庚辰

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

冀州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  
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  
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  
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  
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  
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  
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  
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

二月曹操還  
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  
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  
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

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  
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  
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  
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  
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移  
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  
族散財與之日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  
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  
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操攻白馬荀攸曰今兵少不敵  
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  
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  
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  
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  
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  
之沮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  
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  
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  
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  
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  
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

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  
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  
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  
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  
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  
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  
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  
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  
其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請操操以柔爲  
烏桓校尉鮮于輔來見操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策  
以爲度遼將軍還鎮幽土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策  
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  
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  
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  
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  
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  
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  
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



赴喪留與張昭共掌眾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  
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  
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昭瑜秋袁紹遣  
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劉備略汝穎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黃巾

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  
應之陽安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以書與  
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  
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忠守節在險不貳以為  
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歛縣絹何以為勸善或即白操  
悉以縣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時操制新科下  
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縣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言於  
操曰先王辯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  
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  
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  
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  
備略汝穎之間操使曹仁擊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  
備還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復九月朔日食○袁紹  
至汝南操遣將擊之為備所殺

**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

軍武陽沮授說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  
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  
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  
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  
起土山為地道攻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  
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眾  
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疆若不能制  
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  
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  
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  
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  
之眾畫地而守之益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  
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  
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  
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  
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  
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  
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  
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跌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  
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  
幾糧乎操曰可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  
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  
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  
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  
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  
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  
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  
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  
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  
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  
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慚復譖張郃郃遂與覽  
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輜  
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  
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  
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  
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  
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

保況眾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走至黎陽北岸  
入其將蔣義渠營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眾聞  
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  
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  
志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慚  
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  
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  
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短  
於從善故有星字于大梁○以劉馥為揚州刺史廬  
至於敗

梅乾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馥刺揚州時揚  
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  
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與陂塢  
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  
以脩守以孫權為討虜將軍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  
戰之備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  
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絃輔權內  
附乃以絃為會稽都尉絃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  
絃與張昭共輔之絃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

還周瑜止之因薦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  
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  
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  
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  
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  
也張昭毀肅年少羸踈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  
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呂蒙軍容鮮整士卒  
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  
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溼  
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  
**劉表攻**  
**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  
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  
地居處服用儻擬乘輿馬  
**從事趙韙作亂**  
張魯以劉璋闇懦遂據漢中初南陽  
收以為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趙韙素得人心因士民之怨遂作亂攻璋略荆  
州與連和蜀郡廣  
漢捷為皆應之

辛巳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破

之曹操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  
新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  
若紹收其餘盡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  
去矣操乃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擊劉**

**備於汝南備奔荆州**  
操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

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上賓禮待之  
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解肉皆消  
今不復騎解裏肉生日月如流老  
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趙韙圍成都敗死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孫

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王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  
寧王閻圍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民富土沃四面  
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  
制署置執足斬斷不煩於王  
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壬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

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袁紹慚憤發病嘔血

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  
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  
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嗣而  
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  
以視其能於是以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  
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  
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  
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  
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  
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

相拒譚尚數敗袁尚遣郭援高幹徇河東鍾繇擊破之斬援

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  
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  
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以兵劫之欲使為  
將逵不動左右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  
賊叩頭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  
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之壺關有祝公  
道者夜盜出之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  
援至繇使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  
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  
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  
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  
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  
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與繇會初諸將  
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繇曰袁氏方疆援之來關  
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  
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  
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  
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汾未半，繇擊破之。南單于亦降。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有！」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謝之有。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馬能盡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未癸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

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脩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

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疆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而山寇復動權還使呂範等討

之又以呂蒙等守劇縣令長悉平之賀齊討建安料出兵萬人權以爲平東校尉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

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過淇

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漸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憤投暮許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呼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

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內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聞尚走說高幹以并州迎之不從招乃詣操復爲從事操又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慢操操竟殺之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爲刺史○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

譚走保南皮

袁譚復背曹操操與書責之然後進討譚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略定諸

縣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

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

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是歲卒于康嗣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

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

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權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練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曹操攻南皮

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

酉乙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元

元

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各士為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皆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今日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敢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降**  
○冬十月高幹復叛詔以杜畿為河東太守  
高幹復以并州叛守壺關口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嶠澠間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等詣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與幹通

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南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津渡范先欲殺畿乃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欲大發兵畿曰今大發兵眾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



高幹入濩澤畿乃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固等與幹晟同攻不下略無所得會操徵馬騰等至擊晟固等破斬之於是畿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以荀悅為侍中**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滯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

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丙戌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曹操擊高幹斬之

**以梁習為并州刺史**  
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各為寇

害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薦舉使詣幕府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糶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單于恭順名王稽顙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習乃貢達名士常林楊俊之徒後皆顯名

**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遇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

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不悅統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莽其私嗜聘其邪欲君臣宣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烏桓寇邊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向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鑿平虜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為列侯○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并遼東公孫康斬之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致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又即授將軍印使統其眾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眾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率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擊地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一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泣涕橫流

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孫權母吳氏卒吳氏病篤引見張昭

屬以後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崔州平然之

仲樂毅之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平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

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

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

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微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微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微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

子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

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為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大繼繫矜干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臬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

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夏六月罷三

公官曹操自為丞相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

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

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冲遜

抑阿黨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

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

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

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

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

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權就職操幼子倉舒卒

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

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

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

以為馬騰

為衛尉以騰子超為偏秋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

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

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

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

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

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

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

操軍至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

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

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

也琮從之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劉備奔

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邾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

昔在北海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

廷又與繭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荅顏回復

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

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

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

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劉表卒九月

# 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

則操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  
 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  
 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  
 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  
 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  
 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  
 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玄德顛沛險  
 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  
 則情感三軍繼赴義之士則自與同敗終濟大業不  
 亦宜乎○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  
 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  
 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  
 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  
 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  
 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  
 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  
 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 操進軍江陵

曹操進軍江陵釋

鴻臚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  
 以為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四戰之地不如荆州  
 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  
 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躡近久而  
 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劉望之為從事而  
 其友二人皆以讒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  
 弟廙謂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  
 惠和光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  
 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亦見害廙奔揚州於是操以  
 洽廙為掾屬從人望也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  
 松為人短小放蕩操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操  
 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習鑿齒曰昔  
 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  
 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  
 不惜乎

冬十月朔日食○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

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於

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為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

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

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  
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  
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  
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  
追於宇下權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八事今肅曰向察  
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八事今肅曰向察  
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近操操當以肅還  
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  
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  
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  
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  
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  
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  
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  
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  
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  
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

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  
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  
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  
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  
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  
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  
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  
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其不足畏瑜得精兵  
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  
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  
與子敬與孤同心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  
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  
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  
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  
備望見瑜乘船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  
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有疾疫初一交戰  
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  
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  
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千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



裹以惟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  
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  
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  
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項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  
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  
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死者  
甚衆天又大風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  
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  
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瑜以  
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  
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蒙謂瑜  
曰留陵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於  
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於  
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十二月孫權圍合肥○劉備  
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  
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

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孫權  
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使其將賀齊討黥賊平之  
丹陽黥賊帥陳僕等二萬  
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齊  
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  
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  
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  
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  
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  
地為新都郡齊為太守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三

起原居者宜

通鑑綱目卷之三

美




